

# 一株不起眼的草

一场细雨过后,院子里的花儿全开了。好像只一个转身,便有了好光景,千百张笑脸一齐拥过来。

花朵五颜六色,红的、紫的、粉的、浅黄的,只要想到的颜色,花儿都会努力开放出来。我感到花儿做事情,比人还孜孜,从不随意和散漫。一向细致入微地表述每一个想法和意愿,把一切光鲜和美好,恰到好处地表达出来。

我亲近花的脸,心贴心地感受它的可爱和乖巧,一颗接纳的心还没来得及打开,朵朵鲜花就溢出一阵芳香来。我的脸,我的眸,每个关节,全裹在美好的日子里面了。

一些花朵热烈奔放,一些半掩芳唇。一些含情脉脉,眼里蓄着一汪秋水。一些又高洁隽雅,举手挥着春意,像个贵妇人。轻风来了,小鸟来了,蜜蜂也飞过来,阳光斜斜地照下来,只要爱美,谁都会在思想的楼层里,给鲜花留一间

宽敞的房子。

我是被早晨的一只鸟叫醒的,叫醒的还有奔在荒野上的梦。当我伸手捕捉这个梦的时候,梦不知飞到哪里去了,只剩一些梦的碎片残留在朦胧的光影里。我想把这些碎片缝合起来,哪怕不是一个完整的梦,不想连一个碎片也不见了。

一个人的岁月像旷野一样敞开着,浑然不觉中,会有一片云溜走,一头牛跑出去,一如早晨飞走的梦。不经意间,又会有一个又一个花朵开放,一只又一只蝴蝶起舞。这样想着的时候,我猛一回头,见墙基处长了一株草,一株叫不上名字的草。

那株草险些被拔掉,一株很不起眼的草,我自以为它长错了地方,想腾出足够的空间来,让花朵多做些高兴和美好的事,为家园,为这座城市。

那株草歪歪斜斜,草尖初露,高不过寸,寂寂地

蜷缩在墙基处。我不知道它是一株什么草,闲暇之余胡乱地想事情,无来由地又想起了那株草。

在宝贵的日子里,我不会拿出特别的精力去注目那株草。但它寻寻觅觅,有了些许晃动,脖子向上伸了一下。在微弱的呼吸里,那只是铆足了劲,闪动的一个眼神。可在一株草的意念里,许是它正以惊人的速度长高长大,叶片再舒展一些,叶尖再圆润一点,先把根扎下去,长在一个不是故土的影子,以自己的方式长出点样子来。它或许有一个美好的想法,认识到长大是一种责任,有万般未竟的事情要去。

淡漠的记忆里,草本是长在乡野,漫过河沟和山冈,挤挤挨挨连成一片。乡村的冬天安静而僻远,一个又一个干草垛矗立在牛棚边,像一个个隆起的山丘,高过房顶和树梢。我亦真亦幻地想象村庄的模

样,试图走进去,看袅袅炊烟,听鸡鸣狗吠,将村庄里的事情知个究竟。

家里水管滴滴地漏水,表弟来我家帮我维修,手里还拎一个小工具包。他个头不高,脸庞黝黑,衣角沾满了油渍。来自偏远乡村的表弟东奔西走,在城市找点零活干,他生活在这里好几年头了。我突然想起墙基处那株不起眼的草,表弟正要说出它的名字时,我快速上前捂住了他的嘴,因为我明白了那株草的存在。表弟不就是那样一株草?还有生活在城里的钟点工、管道工、保姆。他们帮这家那家正解决着好多生活中离不开的事儿。

注视着那株有了名字的草,又看看院子里艳放的花朵,我看到,那株草和鲜花一样美,它不是来城市观光的。我会在盛开的花园里,分一些亮色给它!

文/董国宾

## 两粒豆

父母会过日子的劲儿在村里都是出了名的,平时省吃俭用,口挪肚攒,恨不得一分钱掰开两瓣去花。可是我却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,秋收时节,每次打场结束,父亲都很大方。那时黄豆都是割完后拉到自家场院,铺成一个大圈,然后四轮子拉着碾压器碾压下来。零星的豆粒被碾压器压到土里,或是蹦落在场院边缘,都是自然的事。

我们小孩子帮不上大忙,就拿着小棍子一点一点地抠嵌在泥土里的豆粒,或是捡那些蹦落在边缘的豆粒,此时节俭的父亲总是说:“别捡了,给雀

儿留点儿。”但我们都不太听,自顾捡自己的。这时父亲就找些理由,把我们支回家,或是让拿一壶水,或是取来农用工具。

小孩子的腿儿特别得快,一阵风地跑到家里,又一阵风地跑回场院。我们的突然回来,惊起了落在场院边上的那些小鸟,它们“腾”地一下,扑棱棱地飞走了。我们心里有些嗔怪——平时那样节俭,现在却不让我们去捡,这下可好了,都让麻雀儿给吃了吧。

这种不理解,一直困扰着我。后来我问母亲:“咱家一直都在省,怎么一到收粮食,我爸就大大咧咧?”母亲笑而不语,然后

拍拍我们的头说:“现在你还不,将来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了。”

后来上了大学,参加了工作,农忙的时候也就不再参加农事,这事也就淡忘了。刚刚参加工作,满是青春的激情和热情以及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劲儿,好出风头,事事都想抢在别人前面,不给别人留半点余地。长此以往,与自己竞争的人明生愤恨,就连和自己要好的朋友也暗生嫉妒。人际关系越来越不和谐,自己也很不快乐!

有一次,闲来无事,随意翻看《菜根谭》,里面说:径路窄处,留一步与人行;滋味浓时,减三分让人尝。

一句话触动柔软的内心,那个一直纠结在秋天里的对于父亲留豆与雀儿的迷惑,就像捂在手心里的冰块瞬间融化般,一下子就释然了。

是啊,人生行走的方式无非两种,顺境和逆境。顺风顺水不能如影随形,逆流逆上总是不期而至。所以,径路窄处,留一步与人行,让自己好过,也让别人好过;滋味浓时,减三分让人尝,让自己活,也让别人活。

父亲不会说人生是什么,但是他却用朴实的生活告诉我:人生有两粒豆,是收获过程中未收回的两粒,这两粒豆,一粒由天,一粒与人。

文/张念龙

## 思露花语

修养,品性如何,当然要看涵养;修为,德性如何,当然要看作为。

修身之道,即安身立命之道。其安身,即安心、安生;其立命,即立根、立本。

所以有丰满的回忆,是因为有圆满的人生;所以有美妙的心境,是因为有美满的人生。

与智者为友,可以启智;

与悟者结缘,可以得悟。故智悟人生,生命方可先觉。

进还是退,有时是等不得,不然会错失良机;退还是进,有时又急不得,不然会欲速不达。故进退张弛有度,则是人生智慧。

该进时能进、敢进,进一步前程似锦;该退时知退、善退,退一步海阔天空。

勇者,该拿得起时拿

得起;智者,该放得下时放得下。故智勇双全,才会拥有成功的人生。

生活中的事物,可笑的无法可敬,可卑的无异可悲,可耻的无需可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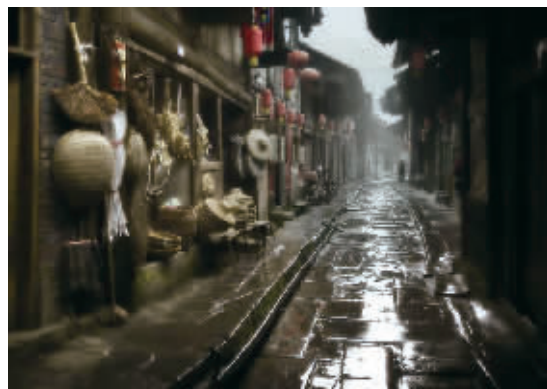
一般怕失败是不可能成功的,因为丧失了斗志和信心,当然想成功也不一定就成功,关键看是否足够顽强和坚韧。

适度的闲,闲中有趣,而一旦太闲了,便会变得敏感和无聊。

丑,只要不嫉妒美,就不会变得庸俗、世俗和俗不可耐。

喜欢或欣赏一个人,既可以是外在,诸如外貌和性格,更应该由于内在,诸如气质和品格。

文/巴特尔



## 老街

老街戴着满头嶙嶙黑瓦,蜿蜒在二水相汇处。

沿街皆吊脚楼,伸出长长短短的腿,稳稳地钉在陡峭的河岸上,听涛声流日夜,看云影变今古。靠小河这边,河道狭窄,一川乱石,水流峻急。对面是一座大山。过河,只一列仄仄平平的石头,人高低不平地跳,跳到对岸,回头,忽然十分羡慕那吊脚楼的腿,人若有了那样的大长腿,过河就容易了。临大河那面,河宽、滩平、沙白、水碧,水声低沉而浑厚。河对面还是大山。山脚有一条公路。大河与公路结伴迤迤远去。渔舟在水上游,汽车在路上跑,生动了吊脚楼眺望的梦境。

老街背后,仍然是一座大山。三座山,两条河,围成了老街的摇篮。水声汨汨,吟唱深远绵长的摇篮曲。云影悠悠,飘忽甜美温馨的幸福梦。

一条青石板路将老街分开,一半沿了河,一半靠了山。样子呢,差不多:穿斗式结构,二进深,瓦顶,木板墙,铺子的门全是排门。不同的是,沿河的房子多了那些个木腿。房屋们挨得紧,在一排的,不用说,街两边的,也将屋檐努力伸出来,像是要握手。一做饭,炊烟在瓦上打成一片,香味在街上混成一气,谁是谁家的,怕连它们的主妇都说不清。这里山高谷深寒气重,房屋们不抱成团,怎挡得住那冷?

老街平时没有什么事。偶有下山的山民,打一瓶酱油,买两把面,走了;时见调皮的河风,吹落晾着的衣物,撩乱姑娘的头发,跑了。于是,大大小小的房屋铺开瓦片认真地晒太阳,并通过屋檐将阳光仔仔细细泼在石板街面上,泼出一道黄澄澄、亮灿灿的小河。大人,小孩,猫,狗,鸡,甚至那些被切碎的翠生生的青菜,都来河里沐浴。大家都很快活。只不过呢,人和动物的快乐你可以通过他们的表情和动作看出来,而青菜的你就看不出来了,但是,你一吃,就晓得了,嘎嘣脆,它把快乐全藏里面了。

下雨了。老人坐在门槛上抽旱烟,青烟缭绕,默默地不做声;女人坐在屋檐下做针线活,顺便照看店铺——铺子的门板只取下一半,没有顾客,商品在里面独自幽幽地暗着。雨大起来,屋檐往下滴水,石板上的小窝开始“嗒嗒”自言自语。一个穿开裆裤的小娃娃在放纸船,蹲在街沿入神地看。一会,纸船湿透搁浅了。小东西翻进门槛,找姐姐继续叠去了。“呵呵——”女人欠伸身体,打了个大大的哈欠。抬腕看了看表,喃喃骂道:“这个人,出去晃了一天了,还不回来!”夜里,几方黄黄的灯光在街上静静守候,等晚自习的孩子回家。等到回家孩子手中的伞花一收起来,灯光就闭上眼睛睡了。这样,只有满屋顶的瓦听雨了。后来,连瓦也睡了。雨在它们身上深深浅浅地敲,耳边缠缠绵绵地吟,你若是瓦,也会舒服得睡过去的。

遇上赶场天,老街就很激动。一大早,排门的木板一块块全取下来,露出了铺子里琳琅满目的百货。最先进街的是晨光和河边的新鲜空气。后来,是离老街近一点的山民。再后来,是山深处的山民。和山民们一起上街的,是大大小小的背篋,是时令蔬菜、水果、干货、大米、肉、小家禽,甚至还有憨头憨脑的小猪娃。满街是人,满街是货物,满街是颜色,满街是声音,挤得老街很兴奋,也挤得老街很疲惫。一个刚卖完核桃的汉子,想到街中心的二郎庙里面去看耍猴儿戏的,半天挤不进,汉子只好把小背篋倒扣在庙外空地上,坐在上面歇气,一边擦汗水,一边对着人流大声哇气说道:“这是啥子街哟!窄得像节肠子,小得像个帽儿。”说完,自己先嘿嘿地笑起来。

文/庞济韬